

十六國春秋

一
玉
十二冊
玉

前燕錄十

春秋卷第三十二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李產

續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毅有志格永嘉之亂豫州刺史同郡祖逖素好從橫擁部眾于南土力能自固產往依之會逖卒其弟約領逖之眾無綏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產見約志趨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爲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爲計無事復陷身于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久長之策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于石氏爲本郡太守及雋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受安

危今若捨此卽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城潰始詣軍門請降
偶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于時而
反委質乎烈士處身固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
臣所抗犬馬爲主豈忘自效但以孤窮勢感致力無術僂俛
歸死實非誠欵僞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乃擢用
之厯位尙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嘗不論朝政之得
失同輩咸敬憚之僞亦重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
轉太子太傅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于此始者之願亦已
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于來今也固辭而歸死于家
產子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
時石虎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飢餓軍供有闕虎大怒太

守惶怖避匿績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
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效命非唯爲國亦
自求寧即使身膏草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
年災儉家有菜色困敝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
虎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太守獲免幽州刺史王午辟
爲主簿及儁之南征績隨午奔魯口鄧恆謂午曰績鄉里在
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爲用方爲人患午曰績于喪亂
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也乃以猜嫌害
之竊恐燕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爲盜耳了無意識眾情
一散不可復集坐自屠潰也恆乃止午猶恐諸將不與己同
心或致非意乃資遣之績始辭午往見儁儁讓之曰卿不識

天命棄朕邀名今日乃始來邪績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于前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僞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拜太子中庶子尋遷司徒長史與僞談論東宮詞甚切直曄時侍側甚不平之及卽位太宰恪欲以績爲尙書右僕射曄追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之曄乃謂恪曰萬幾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曄請獨裁遂出爲章武太守以憂死

黃泓

黃泓字始長廬江人也

晉書作魏郡斥邱人

父沈善天文秘術泓從父

受業精妙逾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甚忠勤非禮不動

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于薊

一作幽州

說瞻曰王浚昏虐終

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引納且
讖言真人出東北倘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
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爲參軍軍國之務動輒咨
之泓止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黃參軍國之仲翔也及虢
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見親重石虎率眾來攻虢將走遼
東泓曰賊有敗氣可無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
馬爲追擊之備虢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
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走無疑及期果
退虢益奇之僞卽王位遷從事中郎冉閔之亂僞欲謀取中
原訪之于泓泓勸僞行僞從之及僭僞號署爲進謀將軍太
史令關內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

進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諂事上庸王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爲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己易心暉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矣一作吳人恨吾年過不及見耳年九十七卒後三年吳王垂果以興焉

賈堅

賈堅字世固渤海人也少尙氣節彎弓三石餘仕趙殿中督趙亡乃棄冉閔還鄉里擁部曲數千家以自固上庸王評徇渤海遣使招之堅終不降評與戰擒之僞愛其才赦而勿殺時年六十餘太原王恪聞其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使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老

矣正可中之恪大笑乃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觀者咸服其妙僞署爲樂陵太守治涪城尋遷太山太守屯山荏晉將荀羨引兵擊之堅所將纔七百餘人羨兵十倍于堅堅將出戰諸將皆曰眾少不敵不如固守堅曰固守亦不能免不如戰也遂出戰身先士卒殺羨兵十餘人復還入城羨兵圍之堅歎曰吾自結髮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天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謂諸將曰今危困至此計無所設卿等可去吾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眾亦俱死耳乃扶堅上馬堅曰我如欲逃必不相遣今當爲卿曹決鬪若勢不能支卿等可趣去勿復顧我也

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皆應弦而倒
羨兵眾多從塹下斫橋橋斷人馬俱陷生擒之遂失山荏羨
謂堅曰君父祖世爲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華
非吾叛也民旣無主強則附之一作強則托命旣已事人安可改節
吾束修自立涉趙歷燕未嘗易志君何忽忽相謂降乎羨復
責之堅罵曰豎子兒女御乃公羨怒執置甬中數日不食憤
憾而卒子活復爲任城太守

慕輿根

慕輿根檣廬城大人也善騎射嘗從執行獵有一野羊立于
懸崖之上執命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乃自募射一發而中
執甚奇之署帳下折衝將軍屢進奇畧儁嗣位轉廣威將軍

敗鄧恆于魯口斬蘇林于中山所在立功歷殿中領軍將軍
儁卒受遺輔曄進位太師副贊朝政根性木強自恃先朝勲
舊舉動倨傲心不服恪潛欲爲亂乃言于恪曰今主上幼沖
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
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法俟畢山陵可廢主
上爲王殿下自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
言之悖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昔曹賊吳
札竝于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
虞宰輔受遺奈何更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邪根大愧懼辭
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殺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
伺隙山陵未建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秘

書監皇甫真言于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帝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已來驕狠日甚將成禍亂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爲社稷深謀早爲之所恪亦不聽根遂與武衛將軍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立入白太后及暉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太后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戚穆先帝選之託以孤嫠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言于太后及暉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東還暉亦不納于是反形漸露恪聞之遂與太傅評密奏根罪狀根乃伏誅并其妻子皆梟首東市

李洪平陽人也初帥流民入定陵未幾眾至數千壁于舞陽受王浚假署爲雍州刺史後歸就仕爲大理厯內史右司馬石虎攻棘城洪弟普以爲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以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效死于此耳與普流涕而訣普遂降于虎從虎南歸死于喪亂洪由是以忠篤著名從僞攻鄧恆于魯口出屯高冢慕輿根擊恆部將鹿勃早洪徐整騎隊助之俘斬甚眾曄立轉龍驤將軍略地河南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而還進位司空王猛克鄴隨曄入長安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卒

悅綰

悅綰榼盧城大人也初仕璽爲司馬石虎入寇遣征北張舉襲凡城璽以綰爲禦難將軍授兵一千以守之及趙兵至將吏皆恐欲棄城走綰曰受命禦寇生死以之且憑城堅守一可敵百敢妄言惑衆者斬衆然後定綰身先士卒親冒矢石舉等竭力攻之經旬不克乃退虎死鄴中擾亂冉閔殄滅石氏石祗遣使求援備遣綰將兵三萬會之鄴平引還還前將軍追擊呂護于魯口有功進尙書右僕射尋署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成并州曄嗣位轉尙書左僕射綰見王公貴戚多爲蔭戶言于曄曰今三方鼎峙各有吞併之心而太傅政尙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惟有德者可以寬臨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其貫風教頽弊威綱不立

至使民戶殫盡委輸無人吏斷常俸戰士絕廩官貸粟帛以
自贍給既不可聞于鄰國且非所以爲治宜一切罷斷諸陰
戶盡還郡縣肅明法紀以清四海睭納之使綰專治其事糾
擿姦伏無敢隱匿出戶二十餘萬朝野怨怒太傅評大不平
之綰先有疾乃自力釐校戶籍疾遂益亟而卒後特堅滅燕
聞綰之忠恨不得見乃拜其子爲郎中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

一作
郎字

人也其兄岌晉東夷校尉崔

毖請爲長史卑辭說諭終莫能致岌招之岌與真卽時俱至
並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真更以弱冠高才擢拜遼東國侍
郎毖嗣立遷平州別駕時內艱連年百姓勞瘁真議欲寬減

賦稅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功拜奉車都尉守
遼東營邱二郡皆有善政及僞卽位入爲典書令從輔國將
軍恪等討擒冉閔卽南圖拔鄴石氏舊都城內珍玩寶貨充
溢眞一無所取惟存恤人物收歛圖籍而已僞臨終眞與恪
等俱受顧命慕輿根將謀爲亂眞陰察知之請恪除根恪未
忍顯其事俄而謀洩伏誅恪乃謝眞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
呂譏之叛恪謀于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
恩詔降不宜以兵戈取也眞曰護九年之間三背主上揆其
奸心凶悖未已明公方飲馬江湘勒銘劍閣況護最爾近畿
而不梟戮宜以兵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眞乃
上疏輒以家奴婢五十口馬七十疋牛四十頭以供軍資拜

冠軍將軍別部都護

一作都督

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鎮護

匈奴中郎將徵拜侍中光祿大夫遷司空領中書監累遷太

尉侍中苻堅密謀并燕欲覘其可否命西戎主簿郭辦潛結

匈奴左賢王曹轂遣使詣鄴朝貢辦因爲之副眞兄腆及從

子奮覆皆仕于秦辦旣至鄴歷造公卿謂眞曰僕本秦人家

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竝相知有素

眞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吾君似姦人得無因緣

假託乎白晳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辦還爲堅言燕朝政無

綱紀實可圖也鑒機識變惟皇甫眞耳堅曰以六州之眾豈

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眞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

子矣眞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

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眞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
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眞曰卿昨爲賊朝
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
甫眞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都尉奉朝請數歲而卒

梁琛

梁琛廣平人也初爲呂護參軍護敗遂仕慕容氏爲中書著
作郎轉給事黃門侍郎暉時琛以大鴻臚奉使于秦侍輦苟
純副之琛至長安苻堅方畋于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
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
之使臣不敢聞命秦尙書郎辛勁謂琛曰賓客入境惟主人
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